

第一篇 那樹 王鼎鈞

那棵樹立在那條路邊上已經很久很久了。當那路還只是一條泥濘的小徑時，它就立在那裡；當路上駛過第一輛汽車之前，它就立在那裡；當這一帶只有稀稀落落幾處老式平房時，它就立在那裡。

那樹有一點佝僂，露出老態，樹頂像剛炸開的焰火一樣的繁密。認識那棵樹的人都說，有一年，颱風連兩天兩夜，附近的樹全吹斷，房屋也倒塌了不少，只有那棵樹屹立不搖，而且據說，連一片樹葉都沒有掉下來。這真令人難以置信，可是，據說，當這一帶還沒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，陸上颱風緊急警聲中，總有人到樹幹上漩渦形的洞裡插一柱香呢！

那的確是一株堅固的大樹，霉黑潮溼的皮層上，有隆起的筋和縱裂的紋，像生鐵鑄就的模樣。幾丈以外的泥土下，還看出有樹根的伏脈。在夏天的太陽下挺著頸子急走的人，會像獵犬一樣奔到樹下，吸一口濃蔭，仰臉看手掌手指托住陽光，看指縫間漏下碎汞。有時候，的確連樹葉也完全靜止。

於是鳥來了，鳥叫的時候，幾丈外幼稚園裡孩子也在唱歌。

於是情侶止步，夜晚，樹下有更黑的黑暗，於是那樹，那沉默的樹，暗中伸展它的根，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，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。

但是，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，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，柏油一里一里鋪過，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，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。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東西都被剷除，被連根拔起。只有那樹被一重又一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，連根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，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，經過速成的新建築物襯托，綠得很深沉。公共汽車在樹旁插下站牌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。入夜，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，跌進樹葉裡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，洩漏了祕密，很溼、也很詩。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裡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，任他依然綠著。

計程車像飢蝗擁來。「為什麼這兒有一棵樹呢？」一個司機喃喃。「而且是那麼老這麼大的樹。」乘客也喃喃。在車輪揚起的滾滾黃塵裡，在一片焦躁惱怒的喇叭聲裡，那一片清蔭不再有用處。公共汽車站搬了，搬進候車亭。水果攤搬了，搬到行人能優閒的停住的地方。幼稚園也要搬，看何處能屬於孩子。只有那樹屹立不動，連一

片葉也不落下。那一蓬蓬葉子照舊綠，綠得很問題。

啊，啊，樹是沒有腳的。樹是世襲的土著，是春泥的效死者。樹離根根離土樹即毀滅。它們的傳統是引頸受戮，即使是神話作家也不曾說森林逃亡。連一片葉也不逃走，無論風力多大。任憑頭上已飄過十萬朵雲，地上疊過二十萬個腳印，任憑那在枝桠間跳遠的鳥族已換了五十代子孫，任憑鳥的子孫已棲息每一座青山。當幼苗長出來，當上帝伸手施洗，上帝曾說：「你綠在這裡，綠著生，綠著死，死復綠。」啊！所以那樹，冒死掩覆已失去的土地，作徒勞無用的貢獻，在星空下仰望上帝。

華安上小學第一天，我和他手牽著手，穿過好幾條街，到維多利亞小學。九月初，家家戶戶院子裡的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，枝桠因為負重而沈沈下垂，越出了樹籬，勾到過路行人的頭髮。

很多很多的孩子，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。小小的手，圈在爸爸的、媽媽的手心裡，怯怯的眼神，打量著周遭。他們是幼稚園的畢業生，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：一件事情的畢業，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。

鈴聲一響，頓時人影錯雜，奔往不同方向，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裡，我無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——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，你仍舊能夠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。華安背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，但是他不斷地回頭，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，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。

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。

十六歲，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，我送他到機場。告別時，照例擁抱，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，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；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。

他在長長的行列裡，等候護照檢驗；我就站在外面，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。終於輪到他，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，然後拿回護照，閃入一扇門，倏忽不見。

我一直在等候，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。但是他沒有，一次都沒有。

現在他二十一歲，上的大學，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；但即使是同路，他也不願搭我的車。即使同車，他戴上耳機——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，是一扇緊閉的門。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，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：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，眼睛望向灰色的海。我只能想像，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；但是，我進不去。一會兒公車來了，擋住了他的身影。車子開走，一條空蕩蕩的街，只立著一只郵筒。

我慢慢地、慢慢地瞭解到，所謂父女母子一場，只不過意味著，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。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，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：不必追。

我慢慢地、慢慢地意識到，我的落寞，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。

博士學位讀完之後，我回臺灣教書。到大學報到第一天，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。到了我才發覺，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，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。卸下行李之後，他爬回車內，準備回去，明明啟動了引擎，卻又搖下車窗，頭伸出來說：「女兒，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，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。」

我看著他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，然後撲撲駛出巷口，留下一團黑煙。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，我還站在那裡，一口皮箱旁。

每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，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。推著他的輪椅散步，他的頭低垂到胸口。有一次，發現排泄物淋滿了他的褲腿，我蹲下來用自己的手帕幫他擦拭，裙子也沾上了糞便，但是我必須就這樣趕回臺北上班。護士接過他的輪椅，我拎起皮包，看著輪椅的背影，在自動玻璃門前稍停，然後沒入門後。

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。

火葬場的爐門前，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沈重的抽屜，緩緩往前滑行。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，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。雨絲被風吹斜，飄進長廊內。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，深深、深深地凝望，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。

第三篇 楊柳舞姿 陳芳明

晶瑩剔透的記憶，停駐在十八歲那年的水面。波光粼粼，漣漪暈開，我確知那都是來自岸邊柳條的輕拂。寧靜的年華，詩般的諾言，因為有湖色的鑑照而成為永恆。過了中年以後，回到故鄉的蓮花潭，依舊是天光雲影，柳綠水藍。只是那永恆的青春與許諾已不再永恆，而不含任何雜質的記憶則永遠遺留在記憶裡。

千頃綠柳揚起的微風，萬箭金陽的濃蔭，是我離鄉前無悔的歲月。當我還是一位高中青年，總是習慣坐在水邊瞭望屬於自己的私密天地。酷嗜騎著腳踏車穿過朽舊的城牆，不定期造訪柳蔭下的草地。那都是發生在我的愛情之前，在我的文學之前，在我的政治之前。清澈的潭水告訴我，世界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。比起愛情語言，文學語言，政治語言，我與天地的對話有一套溝通的系統。你可能不會熟悉我的青春城堡，不過，一旦來到柳岸水邊，你當可理解我曾經有過純粹與澄明。

那時我並不知道什麼叫做知己或知音，而只是與朋輩一起騎車出遊。從小鎮北端的校園，到城東的碧綠潭水，整個世界就只有那麼大。現在看來也許是閉塞的，那時我都覺得是安全的。我與朋友只是交換一些異性的信息，最多是一些性的禁忌。當我開始閱讀詩與小說，就已漸漸意識到正要走出自己的天地。

那些閱讀並未引起我青春友伴的好奇，當然更不會成為我們之間的話題。但對於彼此的友誼全然無礙，他們仍然邀約我去傾聽水聲蟲聲樹聲。設若我繼續留守在故鄉小鎮，也許無聞於那些痛苦的知識與折磨的政治。這常常使我想起魯迅筆下的閩土，賴和回憶中的阿四，鍾理和所眷戀的美濃鄉民。靜靜躺臥在楊柳樹下，我與朋友各自吐露內心的志向。在柳葉搖曳中，我從綠蔭縫隙窺探藍天。終於忍不住對著他們宣稱，我將出國留學，到小鎮以外即為遙遠的世界。他們都倏然坐起，以不解的眼神注視著我。

那是非常遠大的志向，不可思議的誓言。我可能是出於一時無心的衝動，卻又不知如何收拾那樣錯愕的場面。對著朋友，我只能含糊漫應著，會的，我會永久留在自己的土地。然而，也不知道有什麼力量隱隱推著我，把我推到遠離故鄉的方向。直到高中畢業之前，我與朋友仍然在水邊歡笑唱著英文歌曲，咬音不全，旋律變調。從右

手算過來的第三棵楊柳樹，確實見證了泛起的夢想在我們的談話中明滅。青春的胸膛有多潔淨，就像你可以俯望水底的魚群，歷歷可數。

我攜著受創的靈魂回到故鄉時，那年歌聲飛揚的朋友已都散落天涯海角，以著不解眼神凝視我的他們，大概也記不起曾經的誓約。有的仍然漂泊在異國的城市，有的浮沉在商場的風塵，其中有一位則漠然告別人間。晶瑩剔透的情感，如今是一池被撩撥的泥水。我知道，混濁的記憶，再也不會有沉澱澄淨的時候。

站在岸邊，我私密的天地並沒有懷想中那樣開闊。湖中無端矗起俗豔的閣塔，遮斷我遠眺的望眼。樓台後的半屏山也遭到開挖而全然傾塌，而水岸的楊柳也幾乎被砍伐淨盡。只剩下左岸的這一排，依舊是柔指梳髮的姿態。柳樹水藍的青春，成為生命中的一則傳說。千頃綠柳，萬箭金陽，烙著我的青春印記。你來尋找謠傳中的我，愛情之前，文學之前，政治之前的我，務必記住，就在右手算起來第三棵的楊柳。波光粼粼，漣漪暈開，都從這裡拂起。